爸妈参加祈福会，老公的活佛女友把他俩献祭了

导语

老公痴迷心灵疗愈，爸妈担心他被骗，偷偷报名参加了那个大师的祈福会，想去现场看看情况。

我怕二老有危险，提前把这事告诉了老公。结果当晚，我就接到电话说祈福会现场起火，伤亡惨重。

我冲进火场，只见那个女大师安然无恙地依偎在老公怀里，娇声颤抖：“琛，我只是按流程点了祈福灯，是那两个老人自己离火堆太近”

“我知道，不是你的错。”老公抱着她，冷眼看着在地上痛苦翻滚的两个火人。

“你爸妈真是阴魂不散，死了都要给我添堵。”

旁边有人想用灭火器，被他一脚踹开：“谁敢救？救了他们，谁来赔偿大师受到的惊吓？”

我气得浑身发抖，一字一顿地问：“你确定要让他们成为你所谓的献祭品？”

1

梵音高坐于法台之上，看到我时，嘴角勾起一抹悲悯的微笑。

她柔声对严烬说：“阿烬，她来了。你命里的最后一点尘缘，也该亲手斩断了。”

严烬立刻站起身，挡在我面前，眼中满是狂热与痴迷。

“霜霜！你来得正好！快，过来给大师磕头！”

“感谢大师为我们扫清障碍！”

他指着那熊熊燃烧的火盆，语气里是毫不掩饰的喜悦。

“你爸妈在天有灵，看到我们即将飞黄腾达，也该安息了！”

我浑身冰冷，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严烬你在说什么？”

“火里的是我爸妈！是活生生的人！”

“胡说！”

严烬厉声呵斥，仿佛我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

“他们不是人！他们是你命里带的煞，是阻碍我们家财运的业障！”

“大师说了，不除了他们，我们一辈子都别想发财！”

“你这个女人，怎么如此执迷不悟！难道你不想过好日子吗？”

一名工作人员是看不下去了，拿起灭火器想去救人。

严烬眼神一凛，一脚将那人踹翻在地。

“谁敢破坏大师的法事？”

他环视四周，声音冰冷而癫狂。

“今天谁敢动一下，谁就是与我严烬为敌，与财神爷为敌！”

梵音慈悲地开口，声音空灵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

“阿烬，罢了。惊扰了仪式，反而不美。”

她看向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可怜的蝼蚁。

“黎霜，你怨气太重，会影响阿烬的财运。”

“跪下，为你父母赎罪，也为你自己给阿烬带来的霉运赎罪。”

严烬听罢，立刻抓住我的头发，强行把我拖到法台前。

“听到没有？跪下！”

“你克了我这么多年，现在你爸妈替你还债了，你还不感恩？”

“快！给大师磕头！磕到大师满意为止！”

我拼命挣扎，指甲在他手臂上划出血痕。

“严烬！你疯了！你杀人了！”

我掏出手机想报警。

严烬看都没看，反手一巴掌狠狠扇在我脸上。

“啪！”

手机飞了出去，摔得四分五裂。

我的耳朵嗡嗡作响，半边脸瞬间麻木。

“还敢报警？你真是无可救药！”

他强迫我在滚烫的地面上跪下，膝盖磕在石板上，传来钻心的疼。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对着我的脸录像，逼迫我说：

“快说！爸妈我父母是自愿为严家献身，以求我丈夫财运亨通，他们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他要录下这份自白，作为他撇清关系的证据。

我死死咬着牙，血从嘴角渗出，一个字都不说。

“不说？”

严烬冷笑，他抓住我的手，狠狠按在旁边一个燃烧着香烛的铜炉边缘。

“滋啦”

手心传来一阵焦糊的剧痛，我惨叫出声。

“说不说？你再不说，我就把你另一只手也按上去！”

就在我即将痛到昏厥时。

“轰！”

火盆里的火焰猛地窜起，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爆炸。

现场大乱，信徒们尖叫着四散奔逃。

严烬下意识地扑到梵音身边，用身体护住她，紧张地问：

“大师！您没事吧？”

梵音在他怀里摇了摇头，看都没看我一眼。

两人在保镖的护送下匆忙离开。

混乱中，我拖着被烧伤的手，在浓烟中，独自面对着父母烧焦的尸体和一片狼藉的地狱。而我的丈夫，从头到尾，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2

我独自处理了父母的后事。

严烬没有露面，他忙着和梵音举办各种庆功法会。

他对外宣称，我父母是意外失足跌入祈福火盆，而我因为伤心过度，精神失常，开始胡言乱语。

所有人都信了。

我成了亲戚朋友眼中的疯女人和不祥之人。

我拿着摔坏的手机里那段残缺的录音去找警察，却因为严烬早已买通关系，被以家庭纠纷为由打发了回来。

他们甚至暗示，如果我再无理取闹，就会以精神问题的名义将我强制送医。

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在太平间里，我见到了父母烧焦的遗体。

法医朋友冒着风险私下告诉我，他们颅骨后方均有钝器击打的痕迹。

这是谋杀，但我没有证据。

严烬停掉了我所有的卡，断了我所有的经济来源。

我连父母的丧葬费都付不起，只能跪在殡仪馆门口，求他们宽限几天。

几天后，父母火化。

严烬拒绝签字让我领取骨灰。

我打电话给他，电话那头是他极不耐烦的声音。

“骨灰？那种沾满晦气的东西，领回来干什么？”

“大师说了，必须供奉在她的法堂，日夜净化，才能彻底清除我们家的业障。”

“黎霜，我警告你，你别不知好歹！我这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我冲到梵音的法堂。

那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地方，我父母的骨灰盒，就摆在最角落一个阴暗的架子上，前面连一炷香都没有。

而严烬，正和一群所谓的功德主一起，毕恭毕敬地听着梵音讲经。

我冲过去想抢回骨灰盒。

严烬一把将我推倒在地，脸色铁青。

“你又来发什么疯！”

“惊扰了大师，影响了我的财运，你担待得起吗？”

梵音缓缓走下法台，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黎霜，你的执念太深了。”

她对严烬说：“阿烬，看来光是供奉还不够。心不诚，则灵不验。”

“必须让她，亲自斩断这份孽缘。”

严烬立刻心领神会。

他让保镖夺过我怀里紧紧抱着的，我父母生前唯一的合照。

他将相框摔在地上，玻璃碎了一地。

然后，他拿出打火机，点燃了那张照片。

火苗舔舐着我父母的笑脸，照片慢慢卷曲，变黑，化为灰烬。

“不！”

我撕心裂肺地尖叫，冲过去想扑灭那火。

严烬死死地抓着我，强迫我看着。

“看清楚了！黎霜！从今天起，你和你的过去，一刀两断！”

“你只有我！你的未来，也只能依靠我赐予你的富贵！”

他将照片的灰烬，和我父母的骨灰盒，一起锁进了一个刻满符文的铁箱子里。

他当着我的面，将钥匙交给了梵音。

“大师，一切全凭您处置！”

梵音接过钥匙，对我露出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海外号码。

我接起电话，里面传来一个苍老而和蔼的声音。

“请问，是林慧女士的女儿，黎霜小姐吗？”

“我是陈德光先生的律师，我有一个关于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消息，要通知您和您的母亲。”

3

我还没来得及细问，严烬就一把抢过我的手机。

“谁的电话？是不是又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想来沾我们家的光？”

他看了一眼那个陌生的海外号码，轻蔑地嗤笑一声。

“骗子电话吧。”

他直接挂断，然后熟练地将号码拉黑。

“霜霜，大师说了，最近会有很多小人来破坏我们的财运，不要理会任何陌生人。”

“我们的大运，马上就要到了，不能出任何岔子。”

我看着他，只觉得前所未有的陌生。

“严烬，万一是真的呢？”

“真？什么真？”

严烬不耐烦地摆摆手。

“你妈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能有什么海外关系？还遗产？别做白日梦了。”

“大师算得清清楚楚，我们家的财运，是我命中注定的，和你家没有任何关系！”

“你别再想这些有的没的，好好跟着大师修行，净化你身上的晦气，才是正事！”

说完，他把我强行推出了法堂，将大门重重关上。

接下来的几天，我如同行尸走肉。

我被严烬关在家里，他每天都请梵音的信徒上门，名为开解，实为洗脑。

他们不断地告诉我，我父母的死是解脱，是福报，是我应该感恩戴德的事情。

而严烬，则在梵音的指引下，开始为迎接他所谓的百亿财运，做着各种疯狂的准备。

他卖掉了我们不大但温馨的婚房，将所有钱都供奉给了梵音，用于举办一场规模空前的迎财大法会。

他租下了本市最豪华的酒店宴会厅，广发请帖，邀请了所有他认识的、不认识的商界名流。

他要让所有人都见证，他严烬，是如何一步登天，成为百亿富翁的。

法会当天，严烬穿着一身崭新的名牌西装，意气风发。

他把我从家里拖了出来，强迫我换上礼服，作为他的女伴。

“今天，是我们家最重要的日子。”

“你给我笑，笑得开心点！别哭丧着一张脸，晦气！”

他掐着我的胳膊，低声警告。

法会现场，梵音坐在主位，被众人簇拥。

严烬像个小丑一样，在台上激动地讲述着自己是如何得到大师的点化，即将继承一笔来自海外的、高达百亿的神秘遗产。

台下的人半信半疑，但更多的是看笑话。

就在仪式进行到最高潮，梵音即将宣布财神降临的时刻。

宴会厅的大门被推开。

一位穿着考究西装的白发外国老人，带着两名神情严肃的黑衣保镖，走了进来。

正是那天给我打电话的霍夫曼律师。

他环视全场，目光最终落在我身上。

他径直向我走来。

严烬立刻拦在他面前，满脸警惕。

“你是什么人？谁让你进来的？”

霍夫曼律师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对我微微鞠躬。

“黎霜小姐，很抱歉打扰您。”

“我多次尝试联系您和您的母亲林慧女士，但电话均被挂断或拉黑。”

“我不得不亲自前来。”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

“这是陈德光先生的遗嘱，他已于上月在瑞士去世。根据遗嘱，他将名下所有资产，约合一百亿美金，全部赠予他的救命恩人，林慧女士。”

全场死寂。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份文件上。

严烬的瞳孔骤然收缩，他一把抢过文件，看着上面白纸黑字的德文和中文译本，浑身开始发抖。

“不可能这不可能！”

他指着遗嘱，又指着我，语无伦次。

“大师！大师！这是怎么回事？您不是说，财运是我的吗？”

梵音的脸色也第一次变了，但她很快镇定下来。

“阿烬，别慌。这是考验。”

我冷冷地看着严烬，一字一句地说。

“梵音没骗你，这笔钱，确实和你有关。”

“因为，只要我妈活着，你就永远是她的合法女婿。她若慈悲，你或许能分一杯羹。”

“但你亲手杀死了她。”

我走上前，从他颤抖的手中抽回遗嘱。

“而且，根据遗嘱附加条款，若第一顺位继承人林慧发生意外，我，黎霜，将是唯一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我看着他瞬间惨白的脸。

“严烬，谢谢你。谢谢你，用我父母的命，为我扫清了继承百亿遗产的，最后障碍。”

“不！”

严烬的信仰在这一刻彻底崩塌。

他终于明白，自己深信不疑的天命，从头到尾就是一场为我做嫁衣的、血淋淋的笑话。

他发疯似的冲向梵音。

“你骗我！你这个骗子！你还我的钱！还我爸妈的命！”

然而，梵音的保镖早已将她团团围住，准备撤离。

就在这时，霍夫曼律师的保镖，以及酒店的安保人员，将整个会场封锁。

霍夫曼律师对身边的助手说了一句。

“报警。就说这里发生了命案和巨额诈骗案。”

他转头看向已经呆若木鸡的严烬，补上了最致命的一刀。

“哦，对了，严烬先生。我们还查到，您前几天签署了一份授权书，将您个人名下所有未来资产，都赠予了梵音大师指定的基金会。”

“从法律上说，就算黎霜小姐愿意分你一分钱，那也只会直接进入别人的口袋。”

“您，才是一件真正的，完美的祭品。”

（付费点）

4

霍夫曼律师的话，像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严烬。

“授权书？”

他喃喃自语，像是想起了什么最恐怖的事情。

他猛地扑向梵音，像一条真正的疯狗。

“张琴！你这个毒妇！你算计我！”

“那份祈福授权书！你跟我说只是个仪式！”

“你还我的钱！你还我的人生！”

梵音被保镖护在中间，脸上再也没有了那种悲天悯人的神情，只剩下冰冷的厌恶。

“严烬，是你自己蠢，贪得无厌，与我何干？”

她甚至懒得多看他一眼，只想尽快脱身。

警察很快赶到，将现场彻底控制。

梵音和她的核心团队因为涉嫌巨额诈骗和教唆杀人，被当场控制。

而严烬，作为杀害我父母的直接凶手，双手被戴上了冰冷的手铐。

他被警察按在地上，依旧不肯罢休，拼命地朝我的方向挣扎，嘶吼。

“霜霜！霜霜你听我解释！”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是被她骗了！我是被猪油蒙了心啊！”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家！我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啊！”

他涕泪横流，狼狈不堪，再也没有了之前半分的意气风发。

我冷冷地看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的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片烧焦后的死寂。

“霜霜！你原谅我！你一定要原谅我！”

“你看，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房子卖了，钱也没了！我还要坐牢！”

“我已经得到报应了！求求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给我出具一份谅解书！”

“你现在是百亿富翁了，你什么都有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他的哭喊声越来越大，引得所有人都朝我们看来。

他似乎把我当成了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只要你肯原谅我，让我做什么都行！我给你当牛做马！我下半辈子都伺候你！”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们还有机会的！”

我终于开了口，声音沙哑而平静。

“严烬。”

我走到他面前，蹲下身，直视着他那双充满乞求和恐惧的眼睛。

“你还记得吗？”

“我爸最喜欢喝你泡的茶，他说比外面卖的好喝。”

“我妈有关节炎，你每年冬天都会记得给她买发热的护膝。”

“你曾经对他们，比对我还好。”

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扎进他早已崩溃的神经。

他的哭声戛然而止，脸上血色褪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个字。

他想起来了。

他想起那两个被他亲手推入火坑的老人，曾经是怎样真心实意地将他当成亲生儿子看待。

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你不是被骗了。”

“你只是被你自己的贪婪，吞噬了最后一点人性。”

“我们之间，从你点燃那盆火开始，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至于谅解书”

我顿了顿，看着他眼中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

“你，不配。”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跟着霍夫曼律师离开。

身后，传来严烬撕心裂肺的、彻底绝望的哀嚎。

战争，也才刚刚打响。

5

我以雷霆手段，正式接管了陈伯的百亿遗产。

霍夫曼律师团队的效率极高，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所有法律文件的变更。

我，黎霜，从一个身无分文、求告无门的寡妇，一跃成为全球都排得上号的女富豪。

但我没有丝毫喜悦。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这笔钱，组建了一支只属于我的复仇军团。

成员包括瑞士最顶尖的金融狙击手，美国最老辣的刑事律师，以及以色列最精锐的情报分析团队。

我的目标很明确：将梵音背后的整个犯罪网络，连根拔起。

在国内，我聘请了最好的律师团队，全程跟进严烬和梵音的案子，确保他们受到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杜绝任何保外就医或减刑的可能。

在国外，我的复仇军团开始行动。

情报团队很快就查明，梵音所在的组织名为梵天之音，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利用精神控制和财富许诺进行诈骗和洗钱的庞大网络。

他们物色像严烬这样急于求成、内心贪婪的猎物，将其洗脑成忠实的信徒，榨干其所有价值，甚至诱导其犯罪。

梵音，只是这个网络在中国区的一个高级节点。

我没有立刻将证据交给警方。

我要让他们，在最引以为傲的地方，跌入深渊。

我命令我的金融团队，动用百亿资金作为武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对梵天之音所有已知的关联公司、控股基金，发起了无差别的毁灭性攻击。

做空、收购、恶意拉升再砸盘

短短一个月，全球金融市场风声鹤唳。

梵天之音网络下的数十家上市公司股价暴跌，资产蒸发了数百亿美元，远超他们从受害者身上骗取的总额。

他们的资金链，被我硬生生打断了。

与此同时，监狱里的严烬，在经历了最初的癫狂和绝望后，开始给我写信。

一封又一封，充满了悔恨和卑微的讨好。

“霜霜，我知道错了。那天之后，我每天晚上都梦到爸妈，他们就在火里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我好怕，我真的好怕。”

“霜霜，我愿意用我的下半辈子来赎罪。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只要你能让我出去，我愿意把梵音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我知道她很多事情！我知道她的钱藏在哪里！”

他像一条急于讨好主人的狗，企图用最后的利用价值，来换取我的原谅。

我对这些信，视若无睹，全部扔进了碎纸机。

6

严烬的案子，开庭了。

我作为最重要的证人，出席了庭审。

当我走进法庭时，被告席上的严烬，瞬间像见到了神明。

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对着我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霜霜你来了”

我没有看他，径直走上证人席。

我平静地陈述了他杀害我父母的全部经过，并呈上了所有证据。

轮到他自我辩护时，他放弃了所有为自己脱罪的可能。

他当着所有法官和陪审员的面，痛哭流涕地忏悔。

“我认罪，我全部都认罪。”

“我对不起黎霜，对不起我死去的岳父岳母。”

“我不是人，我是个畜生！我被猪油蒙了心，被贪婪冲昏了头脑！”

他一边说，一边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直到脸颊红肿。

他以为，用这种方式，就能博取我的同情。

法官问我，是否愿意出具谅解书。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严烬用一种近乎乞求的眼神看着我，嘴里无声地念着：“求求你”

我站起身，对着法官，清晰而坚定地说道：

“我拒绝。”

“法律的尊严，不容交易。两条无辜的人命，更不是一句爸妈对不起就可以勾销的。”

“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接受他的道歉，而是为了确保正义得到伸张。”

“我请求法庭，依法，从重，严惩凶手！”

我的话音落下，严烬眼里的光，彻底熄灭了。

他瘫倒在被告席上。

最终，严烬因故意杀人罪，手段极其残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梵音（张琴）因诈骗罪、教唆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

宣判后，我收到了监狱的通知，严烬在执行死刑前，请求见我最后一面。

我去了。

隔着冰冷的玻璃，他穿着囚服，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一夜之间仿佛老了二十岁。

他不再哭喊，也不再求饶，只是死死地看着我。

“霜霜，我知道，说什么都晚了。”

“我只是想问你一句话。”

他的声音嘶哑。

“如果没有梵音，我们是不是还能好好的？”

我看着他，想起了我们曾经的甜蜜，想起了他曾经对我父母的好。

心中第一次，有了一丝波澜。

但我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严烬，没有如果。”

“是贪婪选择了你，不是梵音选择了你。”

“在你心里，当欲望超过了人性的时候，你就已经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毁掉你的，从来不是别人，是你自己。”

他听完，惨然一笑，眼泪流了下来。

“我明白了”

他被法警带走，再也没有回头。

那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

7

严烬的死，并没有让我停下脚步。

我将梵天之音的犯罪证据，以及他们洗钱的详细账本，匿名提交给了多国联合的金融犯罪调查组织。

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反腐风暴，就此展开。

无数与梵天之音有染的政客、富商落马，整个地下网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我的名字，黎霜，成了这个灰色世界里，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传说。

我以为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我成立了以我父母名字命名的曙光基金会，专门为遭受类似精神控制和诈骗的受害者提供援助。

我以为我可以就此开始新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霍夫曼律师交给我一份来自梵音的信。

她在狱中，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托人辗转送出了这封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

“你以为你赢了？你摧毁的只是我们的一张网。严烬是祭品，我也是，你永远都找不到。”

我看着那句话，心中警铃大作。

我意识到，我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比我想象中更加庞大和恐怖的存在。

梵天之音，或许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一个加密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经过处理的、分不清男女的声音。

“黎霜女士，你好。”

“我们注意你很久了。”

“你很有能力，给我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所以，我们决定，给你一个机会。”

那个声音带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笑意。

“一个加入我们的机会。”

“你可以成为新的爸妈梵音，甚至，比她的地位更高。”

“或者成为我们下一个，最昂贵的祭品。”

8

“我选择第三条路。”

我对着电话，平静地回答。

“把你们，全部送进地狱。”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我没有害怕，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

仇恨已经结束，但战争，才刚刚开始。

我不再是为了我死去的父母复仇，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可能成为严烬，可能遭遇我父母悲剧的家庭而战。

我加大了对曙光基金会的投入。

我们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提供援助，而是主动出击。

我们资助全球的黑客团队，追踪和摧毁那些进行精神控制宣传的网站和服务器。

我们成立了强大的游说团体，推动各国建立更严格的法律，打击此类犯罪。

我们甚至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安保公司，保护我们的工作人员和那些敢于站出来作证的受害者。

我成了那个神秘组织眼中，最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拔掉的钉子。

他们对我发起了无数次的暗杀、绑架和网络攻击。

但每一次，都在我复仇军团的保护下，化险为夷。

而我，则将每一次的危机，都转化为向公众揭露他们存在的机会。

在一次次血与火的交锋中，那个隐藏在幕后的网络，终于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马脚。

9

经过长达数年的追查，我们终于锁定了那个神秘网络的核心梵天。

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由几个古老欧洲家族组成的联盟。

他们几百年来，一直以操纵人性和欲望为乐，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将世界玩弄于股掌之间。

梵天之音，只是他们用于敛财和筛选人才的工具之一。

决战的时刻到来了。

我动用了基金会所有的资源，联合了被我帮助过的、遍布全球各行各业的盟友，对这个古老的联盟，发起了总攻。

那是一场没有硝烟，却比任何战争都更加凶险的战斗。

从金融市场，到网络空间，再到舆论阵地，乃至国家政治层面。

整整三个月，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场看不见的战争上。

最终，在一次联合国反有组织犯罪的特别会议上。

我作为特邀代表，公布了梵天联盟所有的犯罪证据。

铁证如山。

这个隐藏在人类历史阴影中数百年的毒瘤，终于暴露在阳光之下。

多国政府立刻采取联合行动，查封了他们的资产，逮捕了其核心成员。

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罪恶帝国，在我手中，轰然倒塌。

10

一切尘埃落定。

我站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演讲台上，身后的大屏幕上，是我父母慈祥的笑脸。

我向全世界讲述了我的故事，也讲述了无数受害者的故事。

“欲望和信仰，本没有罪。”

“但当有人利用它们来奴役你的灵魂，掠夺你的所有时，我们必须站起来反抗。”

“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而是作为一个幸存者，一个战士。”

“我的战争结束了。但属于全人类的，对抗精神奴役的战争，永不终结。”

“只要人性的贪婪还在，罪恶就不会消失。而爸妈曙光基金会，将永远与之战斗到底。”

演讲结束，掌声经久不息。

我走下演讲台，沐浴在阳光之中。

我拿出手机，屏幕上是我父母的合影。

我轻声说：“爸，妈，都结束了。”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新的消息，来自我的基金会。

“黎总，我们在非洲发现一个新的精神控制组织，疑似爸妈梵天余孽，请求指示。”

我笑了。

我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的人生，早已不属于我自己。

它属于黎明前的曙光，属于所有在黑暗中挣扎，却从未放弃希望的灵魂。

我回复了消息。

“准备行动。”